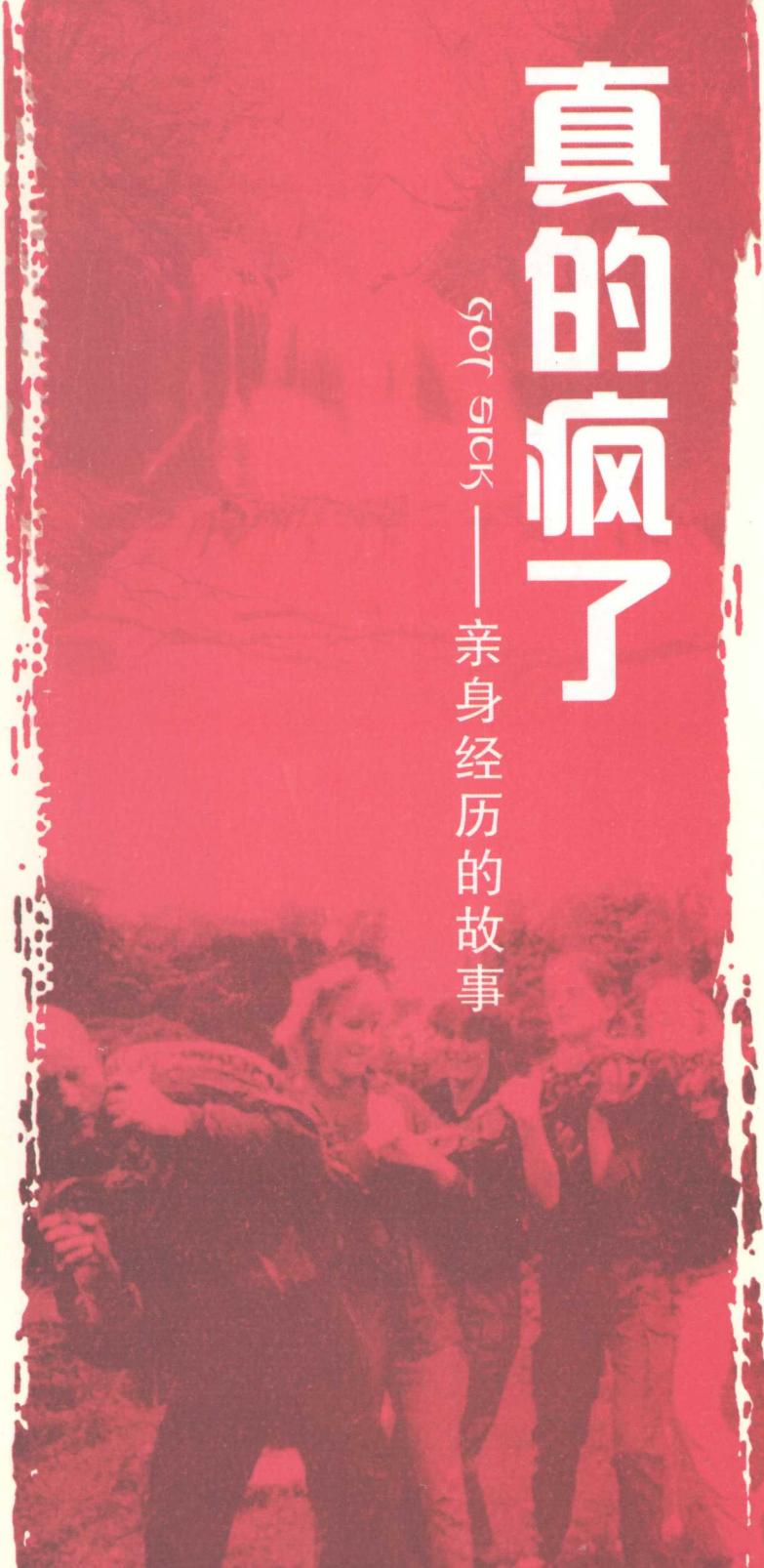


真的疯了

GOT SICK——亲身经历的故事



吕迪格尔·内贝格◎著 刘妍◎译

【德】吕迪格尔·内贝格◎著 刘妍◎译

◎ ◎ ◎ 非凡的探险
◎ 诙谐的表述
◎ 惊险的旅程

真的疯了

GOT SICK —— 亲身经历的故事

吕迪格尔·探险系列

【德】吕迪格尔·内贝格◎著 刘妍◎译

◎ ◎ ◎ 非凡的探险
惊险的旅程

黑版贸审字 08 - 2005 - 02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的疯了:亲身经历的故事 / (德)内贝格著;刘妍译. —哈
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9. 1
(吕迪格尔探险系列)
ISBN 978 - 7 - 80753 - 415 - 0

I. 真... II. ①内... ②刘... III. 探险 - 世界 - 普及
读物 IV. N8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7460 号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Rüdiger Nehberg

Title: Echt verrückt!

Copyright © 2003 Piper Verlag GmbH, Munich,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责任编辑:宋秋颖 李英文

封面设计:翼之扬设计室

真的疯了——亲身经历的故事

[德]吕迪格尔·内贝格 著 刘妍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 - 9 号

邮政编码:150090 营销电话:0451 - 87900345

E-mail: hrbcb@yeah.net

网址: www.hrbcb.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字数 190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753 - 415 - 0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 - 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这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故事，也正是我想在这里为大家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些奇遇，因为任何题目都无法表达出它们的内涵，所以在其他的书中并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它们是我的朋友、家庭成员以及读者们的一些逸事，它们会令人微笑，也会引人大笑；会让人感到恐怖，也会令人感到惊讶，但每个故事都是一个杰作。可惜的是，您不得不一一地阅读它们，但这也算得上是一种享受吧，就像吃蛋糕一样，每次一小块儿的那种享受，您可以把它们作为每晚一则的晚安故事来读。大家可能已经通过报刊或者电视对其中的一些故事有所了解，当我坐在营地的篝火旁时，这些故事就诞生了。

因为有趣的内容不需要长长的介绍，所以我的这份前言也就言简意赅了。唯一还要再说几句的就是出自其他几位的话：

“如果那些荒诞不经的故事遗忘了这个世界的话，那可真是一件憾事。”(P. M. 副主编马丁·查舍尔)

“在内贝格进行互动演讲时，即使是灯光熄灭了也没有人会注意到，所以他可以就这样继续讲下去。”(阿

克塞尔·布吕默和彼得·格略克纳尔,他们与内贝格一起作互动报告,虽是竞争对手却毫无嫉妒之心。)

“就是这样的人和他的故事!它们证明了疯狂的事物自有其吸引力,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我羡慕他的生活经历。”(贝尔特尔·彼林,GONG电台主编,维尔茨堡。)

“如果一个制作糕点甜食的师傅把食用昆虫和蠕虫推广到全社会而没有破产,不但如此,食用昆虫和蠕虫还一跃成为了环保的杀虫剂,而这种止于自杀的、亲身尝试的死里逃生在欧洲竟然发展成为一种新兴行业的话,那这位甜点师傅就不仅仅是疯狂而已了。他一定还传递了某种讯息。”(约阿希姆·杰森,我从前的出版商。)

“吕迪格尔·内贝格的疯狂故事完全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生平,是一定会被人们搬上银幕的故事情节。从令人发笑的大喊大叫以及幽默到荒诞不经的见闻,有时甚至是令人无法置信,但它们却又是真实存在的。”(贝蒂娜·费尔特维克,我所在吹笛人出版社的女编辑。)

Foreword

前言

“一个真实但令人无法置信的人！”(内贝格对自己的评价)

这就是它们：我疯狂的故事！

希望各位尽情地享受阅读的乐趣

吕迪格尔·内贝格

目录 Contents

前言

蟒蛇的拥抱	01
对亚诺玛米人的报复	10
阿卜杜拉·鲁迪	19
第一个安全套	29
第一次约会	37
万事开头难	42
青蛙	49
虱子	52
眼镜蛇	66
棺木中的旅行	82
香肠之战	89
阿洛伊斯, 蛇——瑜伽	95
进入门票售罄的 ABBA 音乐会	104
苏茜	111
恐怖之墓	119
可怜的修女们	126
电话恐吓	137

Contents 目录

海拉·冯·希恩	142
昏倒	148
坐在第一排	151
追寻名人亲笔签名的人	156
谋杀嫌疑	162
葬礼	171
一副假牙	177
呕吐	183
婚姻介绍人	187
头奖	203
精于饮食者	218
祝猎人好运！	222
由贵族负责	226
后记	236

蟒蛇的拥抱

“我被一条巨蟒缠得无法呼吸！当我无法自行逃脱时，你能帮我摆脱它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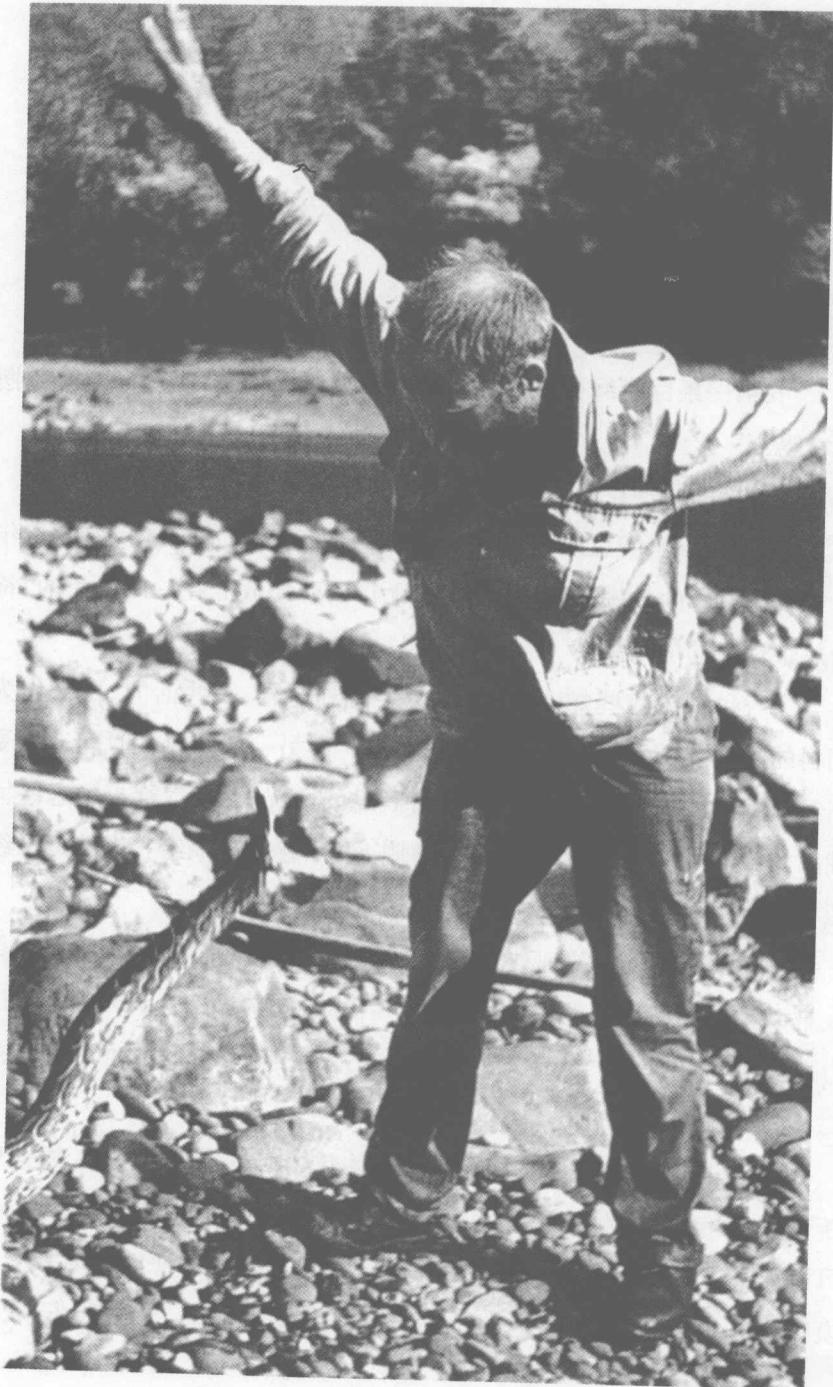
我多年的朋友克劳斯对我作出了他的承诺。

从童年开始，我就对蛇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自己养蛇也有几十年了。我把有毒的蛇锁在饲养箱中，把无毒的巨蟒放养在一间巨大的、符合热带环境的房间里。

当我每周给这些蛇喂食时，我都会感到诧异，一些活的、用来作为饲料的动物在被蛇缠住时很快就会死亡，而另一些则要长时间地忍受痛苦。因此每次我都决定，在不伤害到蛇的情况下，用气枪打中这些牺牲品的头部，以便使它们能够尽快解脱。我宁愿自己喂给它们的是已经死在公路边的动物，但是蛇极少吃了的动物。

我把那些牺牲品快速死亡的原因归结为，这些爬行动物用它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轻而易举地压住了牺牲品的胸部，骨头因为不堪压力而折断了。这种死亡快得就像用子弹射中心脏一样。而那些稍慢的死亡，我认为是由于窒息的缘故。

在死亡的过程中，那些牺牲品究竟体味了何种感觉，忍受了哪些痛苦，现在我终于亲身体验到了。我的朋友克劳斯，一个破产商行清算人，可以证实这一点。1977年，我和克劳斯一起在埃塞俄比亚的达纳吉尔沙漠中穿行了四个半月。后来，他组建了环球旅游者装备公司。现在，这家



公司已经成为了欧洲最大的供应商,向所有的旅行者提供装备。克劳斯的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在紧要关头,他几乎咬断了蛇的脖子。

问题的关键是我刺激到了这条岩蟒。这个家伙足足有四米半长,大约一百磅重。但它看起来有些与众不同的并不仅仅是它的个头儿,而且还有它的攻击性。和我的宠物蛇以及南美蟒蛇不同的是,这条岩蟒具有异乎寻常的攻击性。当我和它的距离小于一米半时,它马上向我发起了进攻。它张着满口利齿的大嘴一跃而起,试图紧紧地咬住我,速度快得就像拳击选手在出拳。它可真是一只理想的实验用动物。

现在,一只一米长的动物已经被夹住了动脉。当我打扫那些蟒蛇的热带房间时,有时也会经历这种情况。为了使年幼的巨蟒在我工作时不至于烦躁不安,我会把它们缠绕在自己的脖子上。一般情况下,它们会安静地待在那里,但并不总是这样。为了不掉到地上,它们会把我的身体缠得更紧一些,偶尔也会缠得我脑供血不足,有时我还会感到眼前发黑,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马上松开它们的缠绕。如果是一只小动物,这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如何对付一只如此大的爬行动物呢?我还能松开它的缠绕吗?看来似乎真的不可能了。而当我的胳膊被它缠得几乎无法动弹时,想要松开它的缠绕也就越发地不能了。因此我不得不谨慎对待了。小心点儿总比死了强。我的朋友克劳斯成了我的安全代理人。

我告诉他:“如果说‘现在’,或者我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而且脸色发青时,你一定要替我松开这个家伙的尾巴!”

“你确定我能做到吗?”克劳斯对马很精通,但对蛇却不在行。

“非常确定。蛇的尾部没有什么力量,那里是它们的弱点。只要你从尾部开始把它们松开,它们就会松口。而后,它们甚至有可能感到异常震惊,那完全是一种自卑情结,因为这种情况是它们绝对没有经历过的。但如果你打算从头开始,想要赤手空拳地掰开它们的腭部,从而

把我解救出来的话，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它们的牙齿太锋利了，而且它们咬得也太紧了，如果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会受伤。它们的牙齿会像不干净的注射器针头一样深深地刺入肉中，拔出后就像受伤前一样完好，丝毫不见血迹，但是脏东西已经留在你身体的组织中了。你会因此而感染发炎，甚至患上败血症。”

“换句话说，即使是无毒的蛇也是有毒的，”克劳斯说，“所以有危险的不是你，而是我！那么如果我做不到，又该怎么办呢？也许它会像鸟爪抓紧树枝一样紧紧地抓住你不放，或者它有可能像钢索一样牢牢地缠在你的身上。”

天哪，这算什么问题呀！他敢于让自己的“环球旅行者帝国”应对各种危机，而此时此刻担心的却是这种问题。

“我保证它绝对不会死死地抓住我不放，你也一定能做到。我曾经以这种方式从一条蛇的怀抱中解救过一只已经被牢牢缠住的大个儿的牺牲品，非常简单。”

那个大个儿的牺牲品就是我那讨人喜欢的狗努米，考虑到家庭的安宁，我隐瞒了这件事。当我在热带温室中给蟒蛇们喂食时，它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跟了过来。直到我身后的那条南美蟒蛇从树上落下，抓住它并且紧紧地缠住时，我才注意到它。

但是克劳斯并不相信我。为了小心起见，他已经抓了一把刀握在手里。真是个虐待动物的家伙。

“哎呀，你会伤了我的蛇的！”我威胁地冲他喊道。

然后，行动开始了。被我穿在里面的、有兜帽的防雨短外衣保护了我，使我免于遭受这条岩蟒那针尖般锋利的牙齿的侵害。我拉高了领子。蛇通常喜欢袭击猎物的颈部。它们的牙齿完全弥补了它们没有手的缺陷。它们用牙齿牢牢地咬住猎物，几乎同时收缩身体，紧紧地勒住猎物的胸部。

我非常肯定这条巨蟒绝不可能挤碎我的胸部。首先，我的胸部是有弹性的；其次，它是圆的。环状物、圆弧以及管状物——所有这些圆的东西都非常结实，无法压碎。我的胸部当然也是如此，它可以归入管子以及混凝土圈儿这一类。在还没有出现铁质支架的时候，人们用圆弧来修建宏伟的教堂和桥梁，圆弧可以支撑几百吨的重量。而我仅仅是需要承受一条蟒蛇的压力而已。克劳斯的问题简直是可笑透顶，但这也许是因为他太担心我了而已。

我把蟒蛇从温室中拿到室外。因为我的手紧紧地握住它头部的后面，所以它现在无法咬到我。它的身体盘在我的肩膀上。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紧紧地缠绕起来。现在是温暖的夏天，它的身体不会变冷。蛇是冷血动物，只有在它们习惯的温度下，它们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

一到草地上，它马上就盘了起来，看起来就像用发酵面团做成的蜗牛形面包卷，头部在中间，并且还不停地吐着芯子，只有这种姿势才能让它最理想地保护自己的整个身体。它发出了“嘶嘶”的响声，这是它的警告。它弯曲的身体激烈地相互摩擦着，这是雄性动物的求爱行为。但这并不能打动我，因为我知道它的小把戏，它这样做只是向我表示它的愤怒。我也不安了起来，就像人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一样。它成功了。

我几乎无法穿过这条巨蟒周围一米半以内的范围，因为它张着大嘴，像离弦的箭一样“嗖”地一下猛地蹿起，并且准确地咬住了我的脖子。虽然我已经下意识地向后跳开，但它还是——一下就命中了“红心”。它的牙齿好像并没有刺入我的皮肤，但它并没有给我留下思考的时间。咬住猎物，并且紧紧地缠住它的身体是一个过程，就像用鞭子抽打一个绑在木桩上的人一样。它强有力的身体紧紧地缠住我的双臂和胸部，这一击的强大冲力使我倒在了地上。现在，我们躺在了一起。如果它是一条南美蟒蛇，并且在河岸边抓住了我，那么它现在一定会把我

拖入水中。一旦到了水里，我就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了。因为南美蟒蛇可以在水中屏住呼吸长达二十分钟，而我只能坚持几分钟。如果是在水边，我可能不敢尝试这种冒险。但是现在，在陆地上，就没有这种风险了。一切都是小菜一碟。否则的话，我肯定更加激动，尤其是在没有克劳斯的情况下。

我惊呆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原来这条蟒蛇早就设下了圈套，把我缠得像个黑色的肉卷。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缠在我身上的力道。但这股力量和我期待的完全不同。我觉得它应该在瞬间尽全力缠紧我，猛地一下，甚至会将肺里的空气全都挤出来。而它并没有那么做。我感到更多的只是被牢牢地缠住，那感觉就像久未谋面的爱人之间的相互拥抱，既不多，也不少，恰恰就是那种感觉，只不过没有情爱的成分在里面。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甚至还有些许的失望。我期待的是那种足以杀死人的力道，而现在，它却只是牢牢地缠住我而已。难道它是在同情身为猎物的我吗？或者是它有点儿虚弱？

我还在想，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可以自己摆脱它。但是接下来，我的念头被它扼杀在了摇篮中。我紧张起来，呼吸也有些急促。我几乎不能喘气了，因为它的肌肉同时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胸部，没有一丝缝隙，就像人们在将软管固定到水龙头上时用螺丝刀拧紧金属圈一样。从表面上看来，它丝毫没有用力，而且也不需要用螺丝刀来帮忙拧紧。

为了能够得到空气，我不得不更深地呼吸。它当然看出了我的小伎俩，马上又勒紧了两厘米。这二十毫米意味着我的失败。它的整个身体就像一根有力的弹簧。我再次尝试更深地呼吸，同时用双臂反抗它的挤压，我想为自己争取到能够自由呼吸的空间。

我已经从一侧看见它的嘴伸到了我的短外衣里。我相信，它一定在

笑,因为它有足够的理由笑。我们已经没时间来安排些什么了,因为我“抓了一手臭牌”。

“等等,我的小蛇,”我冒险地对它劝说道,“这可相当于你四个星期的伙食呀!”我当然知道,一次四个星期的斋戒对于一条蛇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并且相对于我而言,它具有绝对的优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它可以两年不进食,而这种能力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梦想。

它继续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像一根绷紧的橡皮筋一样,而我的双臂根本无力反抗它紧绷的肌肉。这套动物的液压系统足以使任何挖土机为之汗颜。对我来说,剩下的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讥讽它了。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吸入一毫升的氧气了。现在,我知道自己已经赌输了。我很清楚自己有可能要和最后一丝空气告别了,我放弃了。

“现在!”我用嘶哑的声音向克劳斯说道,无论如何,我现在还能做这件事。谁知道我还能不能说话,鬼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变得面色发青,也只有他才知道。克劳斯究竟能不能发现这种状况,然后过来帮我我。

“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吗?为什么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沙哑?你还根本没有开始呀!”这就是克劳斯和他的幽默。当一个人根本无法呼吸时,对此他也只能一笑置之。但至少我知道了,即使笑也是需要空气的。

“现在就该动手了!”我愤怒但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被这家伙缠得紧得要命。这回可真是快要我的命了。当克劳斯还在继续提他愚蠢的问题时,这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句话了。原本我已经想好了自己的临终遗言,但绝不是这句。本来我的遗言应该是有意义的,而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现在”。

“现在已经是时候了,克劳斯!他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了。”一个人的

声音插进来说道。这是摄影师的声音，他是拍摄影色照片的，所以他肯定已经知道了。

哈哈，我注意到了，我的脸已经变成红色的了，而不是发青。我又学到了一点儿东西。今天这可绝对是速成班。当这只爬行动物继续像捆包裹一样缠着我时，如此愚蠢的念头竟然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两节、三节……终于，克劳斯抓着这条蛇的尾部，松开了缠着我的第一圈儿。很显然，他丝毫没费力气。

“快点儿，”摄影师催促道，“他的眼睛已经非常肿了。”

此时，克劳斯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他终于加快了速度，松开了最后一圈儿。“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我只是不想弄疼它而已！”当我的眼珠快要从眼眶里挤出来时，他甚至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他最好的朋友眼看就要悲惨地死去了，而他竟然还有时间开玩笑。现在，他对动物的喜爱竟然超过了对朋友的友爱。怎么说才更恰当呢？应该是“患难中的朋友才最难能可贵”，这句话真的非常贴切。克劳斯就是这种人，为了使沙丁鱼能够从拥挤的罐头中解脱出来，他宁愿吃油浸沙丁鱼。而我被缠得有多紧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已经后悔让他帮我摆脱困境了。我为什么没有从送包裹的人中找一个，找一个擅长与包裹和绳结打交道的人呢！我得承认，这真是一个糟糕的计划。

终于，克劳斯更用力地抓着它，向前解到了第一圈儿，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圈儿。这是两个关系着我生命的要素中的一个，克劳斯恰恰解开了它，于是，这条蟒蛇放弃了。另一个问题也突然间解决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竟然如此宝贵！人们总是在缺少空气时才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在潜水时或者被捂在被子里时。我恰恰要感谢克劳斯和这条蛇，因为这条蛇张着大嘴一跃而起咬向了克劳斯。这就是它的报复！哈，克劳斯恰巧可以倒向一边儿，这一击落空了。也许它这一击

也只是为了恐吓一下我们。但无论如何，我给了克劳斯和这条蛇一次面对面的机会。

我再次站了起来。

我用长长的、垫有橡胶的叉子将蟒蛇的头部压在草丛中，并且抓着它的头后面的位置。现在，它又变得毫无还手之力了。我们第二次把这条激动的、嘶嘶作响的大蛇扛回了它的房间。这次尝试仅仅持续了一瞬间，比我想象的快了很多。我们坐在阳台上，我刚好要让克劳斯和其他的客人分享我的新经历。现在，我注意到自己好像冲了个淋浴似的，满头大汗。我需要一块手帕来擦掉汗水。

与此同时，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我有种感觉，仿佛我的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因为我对它的要求太多了，所以它要离开我。好像每次受到打击时我都要把它放回原处。

很显然，我的身体下意识地经受了远远超出我所意识到的、更多的困境，因为以前我从未感受到一丝一毫的恐惧。

渐渐地，我的血液循环又恢复了正常，汗止住了，脉搏也恢复了正常。然后，大约在半个小时之后，第三种异乎寻常的感觉向我袭来，不是恐惧，不是惊慌失措，也不是紧张不安，而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一股巨大的幸福感充斥着我，那种感觉就像刚做完一次极其舒适的身体按摩一样，幸福感随着推拿渗入了五脏六腑。

从那以后，我总是建议那些想得到一种极其特殊的按摩方式的人与巨蟒来一次拥抱。